

当代外国文学

永恒的规律

附《白旗》

顿巴泽著



永恒的规律

附《白旗》

〔苏联〕顿巴泽著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张守义

永恒的规律 附〈白旗〉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32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5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2年5月北京第1版

1982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5,000

书号 10208·95

定价 1.20 元

НОДАР ДУМБАДЗЕ
ЗАКОН ВЕЧНОСТИ

据 РОМАН—ГАЗЕТА 1980 年第 17 期译出。

永恒的规律

程文梁再宏译

НОДАР ДУМБАДЗЕ
ЗАКОН ВЕЧНОСТИ

据 РОМАН—ГАЗЕТА 1980 年第 17 期译出。

—

右肩部出现了疼痛。随后，这疼痛转移到了胸部，又串到左乳下方。后来，仿佛有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插进胸膛，象挤压一串葡萄似地开始挤压他的心脏。挤压得又慢，又狠：一——二，二——三，三——四……最后，直到心房被挤得一滴血也没有了，那只手才冷漠无情地放开。心脏停止了跳动。不，起先它只是象一只撞到玻璃窗上的麻雀似的，朝下坠落，跳动，颤抖，后来终于静息下来。然而，心脏停止跳动，这并不意味着已经死亡——它是一双由于不可思议的惊恐而圆瞪着的眼睛，是一种痛苦的期待：这该死的心啊，还能不能重新跳动起来？！

“对心脏不应该咒骂，巴托诺^①，对它要爱抚，就象对滚开的牛奶，只能小心翼翼地吹一吹……”女医士说。

“尊敬的，现在我哪里还顾得上咬文嚼字！快帮帮忙吧！”

“娜嘉，安乃近！……马上就不痛了！”

“他喝过酒了，大夫！”

“作心电图！”

有人用手把病人按住。

“怎么样？”大夫问。

“深极了……我真不知怎样才好……”

^① 格鲁吉亚语中对男子的敬称。

“痛吗？”

“大夫，快给我止痛，要不干脆让我死掉吧！”

“普罗美多！”

.....

过了五分钟：

“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”

病人真想睁眼看看提出这种天真的问话的是谁，但是不行，眼皮仿佛被两片沉重而冰冷的铅板压住，抬不起来。

“吗啡！”大夫心情沮丧，他一边吩咐着，一边抓起电话听筒：

“是我，安捷拉瓦，腾出一台监听器来，准备好心脏除颤器，快！”

“哎哟，让我死掉吧！”病人哀求着。

“用氯！”大夫命令道。

病人觉得有一块潮湿的纱布敷到了脸上，随后他的身子被轻轻地抬起，安放到小船上，于是……

……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轻轻荡漾。蓦然，船夫抓起了一根生锈的大铁钉，一下扎进了病人的胸膛，又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，把他钉在板凳上。

“要干什么呀，你这个恶棍！”病人呻吟着。

“不然你会掉到水里去的！”船夫说。

随后，船夫就用同样的锈铁钉把他的手脚都钉住，自己跳下了水。

“你别走，亲爱的，别扔下我不管！”病人哀求道。“谁把钉子给我拔出来？！”

“到了对岸会有人给你拔的！”从远处传来船夫的声音。病人又听到岸上隐约的说话声，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：是告别，是安慰，是告急的呼叫，还是人们为他的死亡在号啕痛哭？

……后来，嘈杂的人声沉寂了，消散了，无影无踪了。剩下的只有隐痛，难熬的期待，无边无际的海洋和他自己——一个被钉在船板上的、被大家忘却了的人。

“上帝，我的上帝！你为什么把我扔下不管了！”病人轻轻地说，但他立刻意识到，这些话并不是他说的，因此上帝也不可能听得到。

在这蓝色的大海里，小船随着微波一直轻轻地摆动着……

一千年过去了，他觉得猛然一震。这震动引起的一阵剧疼立刻传遍了全身。小船靠岸了。

黑压压的人群把小船团团围住。

“我的上帝，怎么把这个不幸的人钉在这里了！”有个人一边怜惜地说，一边把船拖到岸边。

“快把钉子起出来，我实在受不了啦！”病人央求道。

“亚什维里在哪里？”有个来迎接他的人问。

“我在这儿！”

“拔出来！”

“深得很……”

“那大家一起来！来，一，二，使一劲！”

“天哪，真的拔不出来吗？”病人心里想着，把手抬了抬。

“别动！”有人提醒他，接着又招呼一帮自己的人。“来，再

来一次，使一劲！”

又过了一千年。人们用牙咬住病人身上的钉子向外拔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一个头头问。

“在回升了！”他的下属们答道。

“多少？”

“六十！”

“好，稍等一下血压，现在注意心脏！”

“脉搏五十！”

“看来已经脱险了！”站在监听器旁边的人说。

“转起来了！”病人喘了一口气。

“什么转起来了！”大夫们感到奇怪，反问了一句。

“轮子转起来了！”病人重复道。

“什么轮子？哪来的轮子？”大夫的声音颤抖起来。

“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巴托诺！”病人把手捂在心口上，笑了笑。

大夫轻松地长吁了一口气，给病人擦去额头上的冷汗。

“好象是救过来了！”他说。

“嗯，象他这样的年纪得心肌梗塞……不早一点吗？”有个人手指颤抖着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，问道。

病人再一次想睁开眼看看提出这种天真的问题的这个人，但还是不行：冰冷的铅片似的眼皮越发沉重了。

……随后，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大病初愈的陶醉——那么温和，那么松快，那么惬意！痛苦消失了。终于出现了这种愈后的轻松感，病人于是又踏上了行程。但这一次不再是漂洋过海，而是跋涉在一条无穷无尽的陡峭的台阶上，奇怪的

是：他明明是在拾级而下，却象是步步登高……

二

瘸子阿维季克·巴巴扬茨身着黑短衫，腰系绳子，别着一把胶合木把的短刀，哼着小调儿进了院子。他身后跟着一个背着手摇风琴的女人。女人后边还跟着一只法国长毛哈巴狗。它的一对蓝黑色的小眼睛，透过披散在额前的雪白的长毛炯炯发光。

巴巴扬茨流浪剧团的演出就在这个院子中央开场。瘸子笑容满面地环视了挤在一幢四层大楼的各个阳台上的家庭妇女，神气十足地左手握在刀把上，右手向那些妇女们送去一个飞吻，然后宣布：

“诸位尊敬的第比利斯观众和老爷们！格鲁吉亚公众演员阿维季克·巴巴扬茨的露天剧团，今天向诸位演出本团新改编的现代悲剧《奥赛罗》。表演者：

奥赛罗——阿维季克·巴巴扬茨，

苔丝狄蒙娜——玛丽雅·帕夫洛弗娜，

伊阿古——哈巴狗斯捷拉，

风琴序曲演奏者：玛丽雅。

票价二十戈比。钱，请扔到前边来。

开始呀，蠢货！”

玛丽雅摇起了风琴。随着嘶哑的音乐声，巴巴扬茨唱了起来：

“一只苍蝇飞出巴格达……

一只苍蝇飞出巴格达……

哎一呀一呀，哎一呀一呀……

看诸位谁的心肠好——

快快把钱撒！

哎一呀一呀，哎一呀一呀……”

硬币象雨点儿似的落在院子的石铺地面上，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。孩子们象一群饥饿的麻雀，一涌而上，去抢地上的钱。

“喂，你们这些淘气鬼，别偷着往口袋里藏！”

“这里还有铜板呢，巴巴扬茨叔叔！”

“把铜板拿去，焐热了往身上贴着玩去吧，把白的都拿来给我。”

“那么这些字儿朝上的呢？”

“拿来，拿来，装到我的兜里就都变成‘鹰’^①了。”

“哎呀，瞧，我拣了这么多！”

“那也没有你爸爸挣的多！喂，玛丽雅，狗东西，把塞在乳罩里的钱拿出来！”

赏钱收拾完了。巴巴扬茨解开腰带，把钱装到里边的裤兜里，然后，从外边的裤兜里掏出一张摺叠好的报纸，把它展开，铺在碎石路面上，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。报纸烧完后，他轻轻地把纸灰捡到手心里，再吐一口唾沫，用另一只手轻轻

① 旧俄的硬币一面是字，另一面是鹰。

把它研碎。然后，两手往脸上一抹，当他回过身来面向兴高采烈的观众时已成了威尼斯摩尔人了。

“斯捷拉，出来！”奥赛罗命令道。

小狗跑到跟前，奥赛罗俯下身去，把耳朵凑到哈巴狗乌亮的鼻子上。小狗伊阿古叫了三声，就蹲下了。

“噢！”奥赛罗面向观众高声喊道，“伊阿古说，我的妻子苔丝狄蒙娜在和凯西奥私通！”

他脸上装出悲伤的样子，再次俯身凑到哈巴狗跟前。小狗又叫了三声。这次叫得更响更凶。

奥赛罗心慌意乱。他沉默片刻，对情况作了一番判断，突然扬声大笑起来：

“哈一哈一哈！不，决不会的！小狗，你在撒谎！”

斯捷拉跑到玛丽雅跟前，用嘴从她手里叼出一条巴格达式样的花头巾，衔给摩尔人。奥赛罗一见头巾，马上愣了。

“不错，这正是去年我送她的头巾！”他悲怆地喊叫一声，脑袋往槐树上撞了三下。受惊的麻雀振翅飞起。“玛丽雅，出场啊！”摩尔人招呼苔丝狄蒙娜。

奥赛罗夫人把手摇风琴靠在槐树下，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。

“你把我送你的头巾弄到哪里去啦？”奥赛罗以审视的目光盯着妻子。

“你找什么碴儿？我怎么知道你的头巾在哪儿？准是你自己弄丢了，再不就是塞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这会儿你还来折磨我！”苔丝狄蒙娜反咬一口说。

“噢，贱货！你还配叫做女人么！你背弃了我想去跟谁？

想跟凯西奥这个败类吗？”怒不可遏的奥赛罗一把掐住了苔丝狄蒙娜的脖子。

“轻一点，傻瓜！”苔丝狄蒙娜挣脱开巴巴扬茨的双手，躺到预先铺在地下的一条披巾上。

奥赛罗再次哈哈大笑起来。随后跪下，把耳朵贴在苔丝狄蒙娜胸前，断定她已死去，他便抱着脑袋，惊惶万状。他随即拔出短刀，象插体温表似地把刀插到自己腋下，直挺挺地并排躺在已经停止呼吸的、无辜的夫人身旁。哈巴狗伊阿古趁此工夫跑到槐树跟前，后腿一翘，朝靠在树下的手摇风琴上撒了一泡尿。

悲剧就此结束。

“好啊，巴巴扬茨！”阳台上的人齐声喝彩。

“好啊，奥赛罗！”廊道里齐声喝彩。

“好啊，玛丽雅！”整个大楼里的人齐声喝彩。

“好啊，苔丝狄蒙娜！”妇女齐声喊道。

“好啊，斯捷拉！好啊，伊阿古！”孩子们尖声欢呼……

餐厅里亮着灯。三个人在低声说话，几近耳语，似乎怕吵醒了第四者。墙上的挂钟响了两下。

“请快一点吧，我们还要到一个地方去呢……”一个男人说。

“奥丽雅，全靠你啦……你把孩子送到霍尼^①去交给妈妈……”一个女人一边用哆哆嗦嗦的两手往箱子里放衣服，一

① 霍尼——楚鲁启则市的旧称。

边以哀求的目光看了看正在墙角啜泣的另一个女人，说道。

“放心吧，阿尼科！”那女人抽泣着说。

“明天就送他去！”

“卡尔巴托诺^①，没有必要留这些遗言，”男人插嘴说。“我不是说过了嘛，人家无非是就你丈夫的事向你了解几个问题，就放你回来了。您去得越快，回来得就越早……”

“你行行好吧！”女人央求他。“可怜可怜这个苦命的孩子！”她两手直打哆嗦，箱子也锁不上。那个男人帮了一把，把箱子锁好，递给女人。

“快一点吧，卡尔巴托诺，已经是大清早了！”

“我称得起什么‘卡尔巴托诺’？……如果你身上还有点人的血性，你就可怜我这一次，就说我不在家……今天我就躲起来，溜走，隐藏得无影无踪……”从女人的话音里流露出一丝微弱的、勉强觉察得到的希望。

“不，这办不到！”

“那就再等一会儿，让我跟儿子告个别。”女人央求道。

“已经告别过三次了！”

女人向卧室走去，但男人赶到她前边，挡住了房门。

“够了！凡事都得有个分寸！”

“只要一会儿！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难道你就没有妻儿老小吗？”

“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，我是个自由自在的人！”男人

① 格鲁吉亚语中对女人的敬称。

笑了笑说。

“你是一个奴才！你哪是个什么自由自在的人！卑鄙的奴才，小丑，下流坯！而不是什么别的！”女人怒不可遏。

“咱们谁是奴才和下流坯，到那儿就会清楚的。现在还是走吧，趁我还……”男人脸色变得刷白。

“趁你还——怎么样？……”

“对祖国的叛徒，是不会轻饶他们的！”

“你还有资格谈论什么祖国？！流氓！”

“你记住这些话好了！”

“我会记住的！”

男人揪住女人的胳膊肘向门口拖去。

“奥丽雅！”女人喊道。

“安尼科，我亲爱的！”

一阵沉默。两个女人蓦地大哭起来。

“咳，全都该死！让我来干这种倒霉的事！”男人咬牙切齿地说，“你们不要哭了！归根结底我也是个人呀！”他好不容易才把涌到嗓子眼儿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。“够了！走！”

孩子被一声带门的巨响惊醒了。他急忙从床上欠起身子，看了看妈妈的床。床上已经空了。

“妈妈！”孩子喊了一声。没有人答应。“妈妈！”他又轻轻地叫了一声。他走到妈妈床前，把被子稍稍撩开，被窝里还是热的。

恐惧从脚底升起，经过两膝，透过腹腔，随之凝结在肺部，最后，终于凝聚到脑子里。小孩赤着脚，穿着一件拖到脚跟的

白睡衣，跑到门口，把门推开。

奥丽雅阿姨坐在餐厅里那张低矮的硬沙发上，双手捂着脸，两肩在抽搐，孩子站在她跟前，轻声问道：

“奥丽雅阿姨！妈妈哪儿去啦？”

女人没有回答。

“奥丽雅阿姨，我妈妈哪里去了？”小孩用冰凉、纤细的小手碰了碰她的肩膀，又问。

“巴恰纳，你妈妈……”女人讷讷起来。

“我妈妈到哪里去啦？”

女人把孩子搂在怀里，用手捂住他的嘴，她不忍听这可怕的追问。孩子不出声了，但从孩子嘴唇的翕动，她仍感觉到他还在重复这句问话。

小孩打了个寒噤，满身的冷汗象泉涌似的流下来，他的嘴唇发青，一动不动了。

“上帝，正直的上帝啊，难道你看不到这一切吗？如果你看得到，那么你的威力又表现在哪里呢？！”

女人已经精疲力尽，双腿跪在孩子的面前……

“这个孩子心脏有毛病，还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……”

“怎么会得这种病呢？什么原因，大夫？”奥丽雅阿姨疑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心脏病是后天得的……孩子受过严重的精神刺激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！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九岁。”